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廿一.

討論中第一件事就是菲力夫婦的車票問題，尼奧再度表示我們不是慈善機關，沒有義務長時期收留他們。「你的意思是要趕他們走？」東尼不滿的說。

「不是趕他們走，而是請他們回到他們來的地方！」尼奧冷冷地回答。

「這樣未免太不人道了！」

「在遇到我們以前，他們也沒有餓死！」

「可是現在我們有責任！」東尼堅持。

「什麼責任？那只是你個人的虛榮心而已！」

東尼氣得滿臉通紅：「什麼話？什麼叫虛榮心？」

我見場面很僵，其他的人都不表示意見，便對尼奧說：「雖然我對這裡的情況還不瞭解，但是，我們在追求人生的真理。追求真理的目的是服務人群，菲力夫婦在這裡住幾天，我想只有對我們的工作更有幫助。」

尼奧面上毫無表情，他說：「你認為當我們掌握了真理以後，是不是對人類有更大的貢獻呢？」我點頭表示同意，他接著說：「所以我們目前的重點應該是專心學習，避免受到干擾。如果在學習期間，情緒一再受到外在影響，最後有可能會一事無成。」

「他們借住在後面，怎會干擾我們？」我表示異議。

「你不住在這裡，所以不知道。」他解釋道：「每天晚上小孩子都哭吵不止，我們必須把耳朵塞住，他們來後，我們就沒有好好的睡過一天覺！」

「我睡得好得很！」東尼反駁道。

「打雷你也不會醒，但我和秀子睡不著。」

「你們睡不著是因為你們倆……」東尼幾乎要跳起來。

「東尼！」秀子忙打斷他。

我怕他們吵起來，便說：「菲力走不成是因為車票掉了，我可以送他們兩張。」

東尼餘氣未消，憤憤地說：「不必！我打過電話了，旅運公司答應設法，今天下午就去談！」

「你早說不就沒事了？」尼奧依然不動聲色地說。

「我為什麼要告訴你？」東尼還在負氣。

「東尼！你辦事的能力，我們都佩服。我們現在是一體，有什麼事大家都知道不更好嗎？」

東尼聽了，沒再開口。討論完畢後，大家再把開頭的儀式重複一遍，只是其中的倒水變成飲水，大家把碗中的水喝掉，儀式就完成了，最後再把聖毯折起。

這時，東尼走到尼奧面前，神情極為激動，二人又緊密地擁抱了一會。

「你說得有道理。」東尼說。

接著，大家互相擁抱。我不習慣這一套，但不便拒絕。凱洛琳則不然，她還坐在地上，不肯起來，只與大家握握手，就溜到後面去了。

中午大家外出午餐，凱洛琳表示不餓，不肯同去。她早餐都沒有吃，怎會不餓？可能她是因為菲力與白蒂的午餐無著落，寧願陪著一起挨餓。為了討好她，我也不和他們同去，藉故有事回餐館，打算弄些吃的來。

這一群人的生活太不正常，錢本來就不多，為何還要去餐館吃呢？可能他們沒有人會做飯，也可能是懶得做。不論如何，我不忍心看到他們有一餐沒一餐的。當下決定立刻搬去，做他們的伙頭軍。

主意打定，我便動手收拾行李，要做嬉皮就要四大皆空。能丟的都丟掉，整理好的一箱東西暫寄放在朋友家，一部小汽車也托人賣了。再取了存款，買了些簡單的炊具，帶了床毯子和換洗衣物，正式搬入了危樓。

我猜得不錯，尼奧的話很令凱洛琳傷心，她正陪著菲力夫婦啃乾麵包。

我不顧他們的反對，豬油加上味精，煮了幾碗道地的陽春麵，大家吃得津津有味。我們吃飽後，尼奧等也回來了，我立刻開門見山道：「我希望大家生活正常，從今以後，不是必要，不許到外面吃館子。我先捐四百元做這個月的伙食費，從下個月開始，必須先把生活預算留下來。」

尼奧聽了大為高興，要我負責飲食方面的工作。

凱洛琳幫我把廚房料理妥當，她說菲力下午要去交涉車票事，問我願不願意一起去。我聽了正是求之不得，為了配合她那身打扮，我也把牛仔褲剪短，拉出線頭，足踏日式拖鞋，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。

白蒂的身材高大壯挺，她把尼奧用一條布帶兜在胸前，小臉正好夾在雙乳中間，倒是舒適異常。她又是澳洲人，看上去就像一隻正宗的澳洲袋鼠。

菲力頭髮長過了肩膀，衣飾倒無甚奇特，卻掛著一個布袋，光著一雙大腳丫。他們倆走在一起，已足夠引人注目。後面又跟著一個戴眼鏡的東方人，再加上一個東張西望、視若無睹的美國妙齡女郎，這個行列幾乎令人側目。

「看嬉皮！看嬉皮！」有人叫著！巴西風氣相當保守，一般人見到我們，都會嗤之以鼻。剛開始，我感到很難堪，但看看凱洛琳若無事然的態度，我也就不去理會了。

「我們是嬉皮嗎？」我故意問她。

「嬉皮？根本不存在！」

「那我們是什麼呢？」

「我們是我們！」

走到一座大樓前，菲力和白蒂叫我們在外面等一會，他們上樓去交涉。

我一心想討好凱洛琳，便請她吃冰淇淋。她不肯，只要了杯咖啡，而且不放糖。我拚命獻殷勤，一定要她吃點什麼。她歪過頭來問我：「你把我當作什麼人？」

「我的愛人！」我笑著，臉皮也厚了，成了不折不扣的嬉皮笑臉。

她沒有答腔，逕自喝著咖啡。我可樂了，高興得站起來，手舞腳蹈。

「人家見了像什麼？」她扳著臉說。

「我沒看到人家，我只看到你。」我說。

她把咖啡往桌上一放，掉過頭去。我怕她真生氣了，只得乖乖坐下。

她永遠是靜靜的，不經心的東看西看。即使她凝視一方，目光也多渺不可尋，說不定已到了宇宙的另一個角落。

酒吧裡有個醉漢倒在地上，大家都指指點點。我叫她看，她瞄了一眼，卻好像沒有看到什麼似的。